

年的味道 ■

冬天的味道

□沈东海

小时候的冬天，大人再忙都不会忘了做三件事：酿酒、腌咸菜、做年糕。这对于当时的农村人来说，就跟过日子要用柴米油盐一样，是必不可少的。

宁波人喝的酒，大多用糯米酿造。糯米酿的酒却不叫糯米酒，而称之为“白酒水”。对于这个称呼的由来，我知之甚少。也许是因为这酒比白酒淡一点，也许是因为在酿酒的过程中需要掺水的缘故吧。

说到酿酒，我是知道一些的。毕竟，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我家就开始酿酒。我家的厨房，到现在还保留着一只直径两米、一米多高的酒缸。那是以前酿酒留下来的。

酿酒前先要把糯米浸泡一天，浸泡后的米还需淘洗一遍，然后就可以拿到蒸笼里去蒸了。蒸熟的米拿到院子里，院子里已经放了一只木盆，盆上平行放着两根扁担，扁担上架着一只竹筐。将蒸熟的糯米倒进竹筐里，母亲开始反复用冷水浇灌，父亲则用双手把成块的米饭打散。等将米饭浇到不烫手，把水沥干，就可以倒进那只大酒缸了。父亲把事先买来的白药（甜酒曲）碾碎，均匀地拌进饭里。拌好白药的米饭，还要压实，再在米饭的中间掏一个洞。这个洞就是以后出酒酿用的。最后，用木板把缸口封住，再在上面盖几层麻袋，或者抱一床破棉絮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几天后，整个厨房开始香气四溢。这也成了我对冬天味道的最初记忆。嘴馋的我会爬到缸沿，偷吃起来，完了还不忘抹平“犯罪”证据。这东西味道是好，只是太甜，多吃不得。母亲看见了，也不恼，嘱我不要把酒酿口搞坏了就好。酒酿酿到差不多的时候，父亲就要往缸里掺水了。一般米与水的比例是1：1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，糖转换成酒精，最初酒酿的甜香，也就变成了酒的芬芳。自家酿的“白酒水”，带有点湖水的青蓝，入口柔和，回味悠长。特别是冬天喝的时候，烫一下，是再好不过了。难怪喝了一辈子酒的爷爷说：“酒还是自家酿的好。”这是一句大实话。

冬天里，家里的水缸是最忙碌的：泡完了酿酒米，又开始泡年糕米。年糕米与酿酒米不同，除了糯米，还掺了些粳米。这是宁波年糕为什么软糯爽滑又不粘牙的秘密。小的时候，我们家年年做年糕。假如哪一年不做，倒好像缺了点什么。要说有什么特别，那还是有的。比如我们做过一种掺了红糖的年糕，是别处很少见的。自家做的年糕除了送人，剩下的全部放在客厅里。铺了满满一竹席的年糕，混合着满仓的稻香，让房间充满了丰收的喜悦以及幸福的甜蜜。那时吃不完的，母亲就会切成年糕片，晒干，以后炒着吃。所以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，糯米相当重要。虽然产量不高，但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。

做年糕的同时，地里的雪里蕻也已开始收割了。割来的雪里蕻去掉黄叶，清洗干净，晾干，就可以腌了。我家有五六只水缸，各有各的用处，乱用不得。比如拿咸菜缸去酿酒，酒必定是要坏掉的。做咸菜就相对简单些，只要菜与盐的比例掌握好，一般问题不大。自家腌的咸菜，色泽金黄，有股扑鼻的香，入口鲜爽，与菜市场“黄粉”熏过的咸菜相比，是有天壤之别的。咸菜不论冷切，还是干炒，或者做别的菜的辅料，都是极好的。比如咸菜冬笋、咸菜黄鱼，都是宁波本地的招牌菜。老宁波人都离不开咸菜，难怪宁波有句老话“三天不吃咸菜汤，脚骨有点酸汪汪”。咸菜对于宁波人的重要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做完了这些，离过年也就越来越近了。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，我早已淡忘，唯独在老屋里弥漫过的这些味道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
岁末芳华

□清晨

时令到了岁暮天寒的闭藏期。百花渐渐凋零，似乎一时间没有什么芳华可供人们欣赏了。其实不然，不少耐寒的花儿不仅依然绽放，而且一如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所说“傲骨奇枝斗霜雪”，竟比那些春花秋草显得更加清逸妍雅，风骨幽然。

冬天的花中，能够持续开上几个月的，当数山茶。爱国诗人陆游就赞它是：“雪里开花到春晚。世间耐久孰如君？”山茶的学名叫“曼陀罗”。它的树较高，叶子和木樨的差不多，比较坚硬，表面为深绿色，背面呈浅碧。山茶开得早的，在前一年九月就见花挺枝了，晚的要到次年二月方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地出来。此花种类繁多，我曾在温州一带看到过一种色彩极为艳丽的山茶，却是以白粉色为芯、大红色为花盘，名为“鹤顶红”。苏杭一带的山茶花有种“焦萼白”，香味浓郁，花色洁白，也算得上是稀罕品种。早些年，笔者在家中也种植过山茶，乃高一两尺的盆栽，放在阳台上，偶尔也移至室内，到底觉得秀美可人，颇值得观赏。其实之所以选择养这种花，主要还是看中了山茶好侍弄，无论在春日或腊月，嫁接移种，成活率都挺高。

虎刺属于小灌木，也有人把它叫作“寿庭木”。整株植物本身高度只有两三尺，适宜生长于我们江南的阴湿土壤中。不过种植虎刺最好的泥土是山泥，灌溉可选用冷的茶汁，这样的话，虎刺会长得比较茂密。古代的文人雅士爱将虎刺分栽于盆中，作为冬日书斋里的清供。虎刺状如其名——叶子上长有小刺，结的果实呈绿色，入冬后才渐渐泛红，成为圆粒状，仿佛珊瑚，圆溜溜红艳艳，很是可爱逗人。

还有人们熟悉的迎春花儿，茎竿纤细，延长如蔓。花是明丽的鹅黄，六瓣花瓣，非常纤巧。一般是先叶子后花朵，对节着生出一些小枝杈，一枝生三叶，显示出自然界生物的规律有序性。迎春花花叶均小，若是一簇，并不怎么起眼。但我有时候坐车经过某地，偶尔发现有整排的迎春花迎风浅笑，便觉得这柔弱娇小的花儿其实也能开出独特的气势来！

寒天里，特别亮眼的还有一种叫做“象牙红”的花。此花在我国《群芳谱》中并无记载，所以可能是外来品种。之所以名曰“象牙红”，是因为状似象牙，又是殷红色。若是在雪天里看见象牙红，红白相衬，格外清目悦心。我们看西方的电视剧里面，这种植物一般会被选在圣诞节里作为点缀品。

冬天最常见的花还有蜡梅。蜡梅、水仙和天竹，互为岁寒清伴。若从植物形态而论，梅花与水仙自然更胜天竹。梅花幽香阵阵，从冬至到春分皆能保持清韵不改。花色以红、白两色为主。听见多识广的朋友说，梅花

还有绿色的，我却无缘得见过。只记得苏州沧浪亭的可园内有一株著名的梅花，是爱好园艺的周瘦鹃先生生前亲手种植，此花高及人肩，花型、枝型都出奇的好。梅花的命名也蛮有意思的，它居然可以以朝代命名，如宋梅、隋梅、唐梅等，从这些名字里可看出，梅花的种植、生长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。前人有“梅花小寿一千年”的诗句，看来不是虚言。

至于水仙，每年我都会托友人从上海崇明一带寄几个花头过来。这种花最是清雅宜人，它花态轻盈，茎鳞细长，叶脉并行，叶片厚健。花姿有杯盏形、茗碗形、喇叭形等多种，各色不一，均别有妙处。不知是不是因为水仙的花名中含了个“仙”字的缘故，历代文人墨客在将其进行拟人化的描写时，除了赞誉它凌寒开放的坚韧性格外，还会把它视为是一种带有袅袅仙气的奇花。黄庭坚就说“借水开花自一奇，水沈为骨玉为肌。暗香已压酴醾倒，只比寒梅无好枝”。他觉得水仙只凭一碟清波便能开花吐蕊，绝非凡品。黄庭坚爱水仙也是出了名的。有一次，黄庭坚的好友刘邦直送来几枝水仙，诗人赏花后才情勃发，赞道：“得水能仙天与奇，寒香寂寞动冰肌。仙风道骨今谁有？淡扫蛾眉簪一枝。”其实，持有水仙乃是从天界落入凡间观点的不止黄庭坚一人，秋瑾也有诗云：“洛浦凌波女，临风倦眼开。瓣疑呈平盖，根是谪瑶台……”不过，民间百姓好像更信奉水仙是一种祥瑞之花。据说要是有缘遇着一株花色罕见（如浅绛或淡蓝）的水仙，便是大大的吉兆！而其实，即便撇开上述文化意蕴，只一般的水仙，也有极高的审美价值。它花似玉盏，洁白袅娜，叶片欣长，婷婷不折，整株花卉于霜洁中透出古雅情味，放在冬日书房的案头，使人观之，便能心生冰清玉粹、冷韵绪余的感觉。